

冬日煙火

渡邊淳一 著

鍾肇政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20

冬日煙火

渡邊淳一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20

冬日煙火

作 者／渡邊淳一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張碧雲 朱 增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經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真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89 年 11 月 15 日

定 價／200 元

ISBN 957-41-0025-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鍾肇政

《乳房喪失》的女詩人的悲慘世界

讀渡邊淳一《冬日煙火》

醫生而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世界文壇上頗不乏其例。在日本，則早期有森鷗外其人，醫學與文業兩相兼顧，都留下了可觀業績。我們台灣也有著名的例子，其人即彰化人氏賴和，他身兼仁醫、抗日鬥士、台灣鄉土文學之父，稱之為不世出偉人，賴和應可當之無愧。

大凡一個醫生所需要的眼光應是冷靜的、科學的，與夫以情感為主軸的作家似難以相及，實則把焦距對準人，尤其人的存在，應是一致的。

本書作者渡邊淳一亦為活躍於當今日本文壇的醫生作家，不過他在成名後不再當醫生了，成了一名專業作家。他畢業於札幌醫大，主修整形外科，以骨移植方面的研究論文獲博士學位，並曾在母校任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他以《死化粧》一作列名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芥川獎入圍作品時，猶是一名教醫學的學者。其後，復連續發表《雪

雨》《造訪》《小說心臟移植》等轟動一時的中、短篇作品，卻都被列為直木獎的入圍作品。到了一九七〇年，始以長篇《光與影》，榮獲第六十三屆直木獎，躋身名家之林。

由以上的說明也可以看出來，渡邊也和絕大多數的作家一樣，是從純文學的創作出發的。第一篇正式發表出來的作品被列入芥川獎候選作品即為明證。我這麼說，不一定就意味著渡邊很快地就跳槽到通俗文學這一邊。其實，直木獎雖然標榜「大眾小說」為對象，實則兩者分際並不一定很明顯。五十餘年來兩獎的歷史中，有不少作品事實上是適合於兩者的，上述的可視為渡邊早期作品的若干篇章，均可作如是視。

渡邊在得直木獎前一年寫過一篇隨筆。在這篇短文裡，他提到人體的微妙精細的構造，認為不但可以在解剖學家為窮究人體構造而做的努力本身裡感到文學，即連從事科學研究的行為本身，也就是文學。他並且也認為了解每個人都具有同樣的構造，而他們卻有著互不相同、甚至南轅北轍的想法、過著不同的營生，也是一種文學。

「想看個清楚，想知道得徹底，這樣的希求，縱使有著以自然現象為對象，抑或人的精神構造為對象的不同，然而終究科學與文學是初無二致的。想像未知的事物，並使之定影，在這一點上兩者完全雷同。」

渡邊對科學與文學的這種認知，應該也是他的文學的出發點。實在地，躺在解剖枱上的人體，面孔雖然各有各異，但是當解剖者將其皮膚揭去，與解剖圖對照著確認肌肉、神經、內臟各器官的時候，他必然會發現到人體構造是完全一致的。這時候，人究竟是什麼呢？這樣的疑問，以及隨之而萌生的、探究竟的希求，該就是像渡邊淳一這種作家之所以步上文學之路的原始動機吧。

不錯，他的文學正是從醫學出發的。這兒還是讓他自己來說吧。他在收羅了《死化粧》《雪雨》《造訪》等入圍兩獎的作品的集子裡寫了一篇後記，其中有謂：

「過去，我手執手術刀，開過數不盡的那麼多的人們的身體，我見過鮮血，探索過神經，觸摸過骨頭，並且也目睹過死。……面對人體，起初的三年間只有恐怖與驚異，接下來的三年有了夢，又其次的三年，爲了人體的馴從而感到絕望。直到最近，方始覺得自然科學其實與文學是毗鄰而居的。」

這番話，該是相當不凡的吐囑了。易言之，他是從醫學踏上其文學路途，以科學的眼光來探究人的命運的。也因此，他初期的作品以一名醫師的經歷來做爲題材的作品較多，即他第一次得獎的《光與影》，寫在一場內戰裡受到同樣的傷的兩名軍人，因爲療傷時處置不同，以致產生截然不同的人生的故事，仍是與醫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只不過取材於歷史事件，擴大了做爲一個作家的視野而已。

繼而，第一次執筆寫連載小說《無影燈》以一個得了絕症的醫師爲男主角，寫發生醫院裡的故事，依然不脫醫界，不過此篇已顯示出他做爲一名大衆小說界巨臂的堂堂風格，確立了他不可動搖的地位，時在一九七一年。

當然，他是不會長久安居於以醫界人、事爲題材的地位的。隨著聲譽鵲起，筆觸也向多方面伸過去，不但作品大量傾瀉而出，也多采多姿。本書便是這樣的作品中之一，完成於一九七三年。書中所寫的是一位日本舊體詩（和歌）詩人，因乳癌而早逝的中城文子其人的大半輩子的故事。當然，雖然是以真人真事爲本，但本書仍是小說作品，有不少虛構的成份在內——這兒似乎有點畫蛇添足，但仍須聲明一句：文中所引用的和歌，每一首可都是那位女詩人的作品，此篇也可以說是靠這些詩作爲骨幹串連起來的。至於文中何者爲真實故事何者爲虛構，善讀的讀者說不定可猜個八九不離十。讀一本傳記小說，私底下琢磨其中真假，該也是閱讀過程中一樁饒有興趣的事。

多年前，筆者曾讀過渡邊淳一不少短篇作品，徹底體會到一個有專業知識的作家筆下小說世界的離奇。那種人體的奧秘、鮮血的噴湧氾濫以及生命力的堅韌，確非一般小說家所能企及——或者似乎應該說：儘管在一個小說家，想像力是他最大本錢之

一，但仍有其絕對的局限性，爲此而歎爲觀止，也爲之而幾乎絕望。本篇裡，讓讀者窺伺醫學世界的奧妙之處似乎不多，但書中主角——一個和歌女詩人——藉和歌來凝視自己《乳房喪失》的悲慘，作者渡邊淳一又藉她的作品來探索她的內外世界，就此以言，本書應是有其文學價值的。

序 言

時序入秋，早秋在北國，已是落葉繽紛。

十月底，我前往帶廣，拜訪芳華早逝的三十一歲女詩人中城富美子生前的故居。

帶廣位於縱貫北海道的日高山脈末端的十勝平原中段地區，由札幌搭乘快車需五小時的車程。

帶廣的天空，有如中城富美子死時蒼白的容顏，氣溫奇低，嚴寒刺骨。這北國晴朗的高空望之飄渺，令人有種虛浮不安的感覺。

帶廣這個市區的名稱，來自以前土著蝦夷人所用「歐・非雷非雷・凱布」的發音，後轉變為帶廣的日本語音「歐必噶嘍」。

「歐・非雷非雷・凱布」的蝦夷語，據說意為河流分歧衆多。而帶廣的確以面積號稱北海道第二大流域的十勝川為中心。而札內川、士幌川、利別川等河流都在十勝川匯合注入太平洋。

附近有「狩勝」和「鹿追」等地名，由這些地名可以推知，古時這兒必定盛產鹿羣，土著們經常在此狩獵追鹿。

目前的帶廣市區，絲毫看不到百年前拓荒時期的原野風貌。井然有序的棋盤型道路筆直地伸張著，兩旁則矗立著現代大廈。晴空下的車站廣場停滿了汽車、巴士，火車站前大道上人潮洶湧，車水馬龍。

甫出火車站，一踏入市區，便感到一股寒風自身後涼颼颼地襲來。

我去帶廣時是十月底，道東這一帶的楓紅期已過，正值落葉飄零的晚秋時節，這時候由東京來當然會覺得冷。當天，帶廣報上的氣象報告也顯示東京與帶廣的溫差將近十度，即東京十三・一度，而帶廣才三・三度。

但是，在北海道出生的我，自以為能習慣酷寒，並能想像晚秋帶廣的嚴冷，特地穿了多件內衣，也換上在東京時很少用到的厚外套。而且前一夜先在札幌留宿一晚，自認為已對這兒的酷寒作了萬全的準備。

然而，何以此刻會突然覺得有一股莫名的寒意？不，應該說，這股寒意絕非一般肉體可感受到的冷，而是來自心靈深處的「心寒」。

肉體不怎麼冷，而寒意卻自心起，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為什麼這市區會讓人有

這種錯覺呢？究竟這市區裡，有什麼事物會讓人產生這種感覺呢？

我百思不解，便搭計程車離開火車站。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在火車站大樓上的飯店眺望整個街景時，才了解為什麼自己會有那種感覺。

當天，雖然依舊寒風凜冽，天空卻如昨日般晴朗。

火車站前，往北直伸的大道兩側，大樓及民房的屋頂櫛比鱗次，放眼望去，日高連綿的山峯積雪皚皚，房舍絕跡處便是一片平原，有巨大而彎曲的河流蜿蜒著，我這才明白，原來這市街和山是相連在一起的。

唯一被這市街遮住視線的，只有北面遠方的十勝連綿山峯。舉目遠眺，只看到淡淡的一條線。在這市街上，沒有稱得上丘陵的起伏高地，只有令人覺得可悲的明朗晴空，和一望無際的平原。這市區的天空，也未免藍得太徹底了。

寒風雖冷，然而，也許那過於晴朗的天空，和一望無際的平原上的低矮市街，才是讓我真正覺得冷的原因呢！

在這晴空萬里下和一望無際的平原中，在如浮動燈塔般的市街裡，我首次遇到一位詩人舟橋精盛。他在帶廣住了很久，與《原始林》和《山脈》等短歌①刊關係密切，並與野原水嶺等人，同對中城富美子的詩有重大的影響。

我是經札幌（原始林）短歌刊的負責人中山周三介紹而認識舟橋精盛的。他雖然腳不方便，仍用車帶我到以前富美子就讀的女校，和當年她與年輕的情人散步過的通往帶廣畜產大學的路，然後帶我到十勝大橋附近，中城富美子的詩碑參觀。

這地方位於帶廣神社後面，帶廣川流經其前。

詩碑周圍的雜草叢中長滿了水蠟樹，後面是排植在帶廣神社領域內的白樺、水楡、楓樹等林木。

詩碑是在長方形鐵平台架上一塊長一・五公尺，寬三十公分的大理石右端，呈L型微凸地展現在大理石面上，猶如失去乳房的富美子悲哀的心緒。

大理石中央嵌著仙台石，在黑色的仙台石上，用白色的富美子筆跡刻詩如下：

凝眸冬日海面，波浪如漪，盼天賜些許歲月，目睹己身蒼涼。

值此歲末十一月天，我立於葉落枝禿的樹木襯托下的詩碑前，視線越過芒草搖曳的堤防，遠眺蒼穹盡處。

在這一望無際的天空下，在這寬廣無垠的大地上，富美子希望多活些時候來看自

己的蒼涼。究竟是怎樣的蒼涼慘境呢？我願在此娓娓道來。

目次

導讀	一
序言	七
冬日煙火	1
解説	397
作者簡介	403

第一章 蒼 茫

1

中城富美子於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於帶廣市，娘家姓野江。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四月結婚，時年二十一歲，改隨夫姓「中城」。

富美子娘家原住在帶廣東一條南六丁目，經營一家布店，後來搬往市中心區的廣小路，成為這一帶數一數二的知名布莊。目前這家布莊的主人是其妹野江敦子的丈夫野江壽一，他是在富美子結婚後，入贅到野江家的。

敦子比富美子小十歲，約四十出頭，但是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與富美子

長得極為相像，乍看之下，會讓人覺得見到了富美子。她身高大約一百五十二、三公分，個子略矮，肩胛柔和地略略下垂，優雅而端莊的面容上有著柔和的雙眸，眼神透著羞澀。這種眼睛是她們姊妹倆獨有的特徵，在富美子的每一張照片上，都看得到這種慵懶的眼簾上那長長的睫毛，充滿了女人味，給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黃昏最忙碌的時刻，敦子仍然讓我看富美子留下的日記、裝訂好的報紙和照片，並且保守地敘述她對富美子的回憶。

姊妹兩人容貌與體型雖然類似，但個性正好相反，富美子積極；敦子消極。這一點，單由富美子二十一歲就毅然出嫁離家，而敦子卻留在家裡遵從父母之命招贅繼承家業的情形，就可以想見。

富美子出嫁時，就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留給妹妹，在那些遺物中，姊姊的幾本日記和作文簿最讓敦子緬懷。

日記上除了記載日常生活之外，還寫了些當時的種種感想，其中也有針對新聞存在的意義和真實的報導，以及因這種真實的報導所引起的悲劇而發的憤憤之詞，想藉此批判社會，這已超乎一個十多歲女孩的能力範圍。反之，在她的作文筆記上，一字一句都充滿年輕活潑的情感，處處可窺其細密的心思。